

似水流年

聆听那梅雨

»»»»»»»» 自在



AI 制图

海岛的天空像一位任性的画家，随意地泼墨绘就一幅巨型水彩，画面是湿润的蓝与灰，一片难以分辨的迷蒙，线条模糊，若隐若现，看不见天的尽头。苍穹之下的云层里，仿佛悬着江河湖海，包裹着薄薄的一层纸，宛如伸手可触，一不小心，这层纸就可能被捅破。

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那层纸真的破了，水带着温情与慵懒，倾巢泼洒。落在瓦屋顶上，噼啪作响；落在草木间，沙沙有声。

这岛城梅雨，下得急促又笃定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我沏一壶茶，顿时室内香气袅袅，茶是静心之物。听雨、读书，此刻便是惬意时光。

翌日一觉醒来，雨仍在不停地下，淅淅沥沥地竟闹腾了一夜。雨水漫过地面，渐渐汇聚成一道银亮的溪流，潺潺流淌。院中的草木被擦得油亮，大地一洗再洗，柏油马路积攒的热量一降再降。

平日里在树枝间叽叽喳喳唱歌、飞上落下忙碌的鸟儿们，此刻收了声，不知躲在哪片叶底，偷听这雨声。

我伫立在后窗阳光房，瞧见新城的远山，山峦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迷蒙而神秘。待薄雾散尽，对面青山变得更加通透。使人想起南宋辛弃疾的词：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

眼底的陈家河墩两岸绿树成荫，柳枝轻拂河面。雨落河中，水短暂地浑黄，通过持续的浣洗，渐渐变得清澈，带着从山涧冲刷下来的些许浮草，沿着蜿蜒的河网缓缓地向南流去，兴冲冲地奔向东海。

陈家河边有一休闲亭，在雨丝的笼罩中，蒙上一层稠密的雾气。一角的青檐在树叶间若隐若现，檐角垂落的雨滴，砸在石阶上，恰似碎玉溅地。静心听雨间，亭子间传来阵阵二胡悠扬的声音，是江南小调翻唱的《花妖》：我是那年轮上流浪的眼泪，你仍然能闻到风中的胭脂味……声音忽高忽低，时远时近，如泣如诉，弥漫成一片浓浓的江南音符，在河岸上飘荡。

河面驶过一舟，船夫戴着箬笠，披件绿色雨衣，不时地泊舟静听，悠悠地摇橹划过……

正当我贪恋这雨中的片刻逍遥

时，谁知这雨竟像生了根似的，下得没完没了。雨来，雨往，雨小憩，雨又来，压根就没有想停下来的迹象。我家窗台上，凹槽蓄成微型海湾，窗台晾衣杆下，悬挂着一颗颗珠子，连续多日的阴雨，难免使人倦怠。

这样的雨日，困在屋里久了，总想出去散散心。于是，我撑开一把雨伞，荡漾在夏日的雨巷里，感受着雨水带来的清凉。伞下，人可以在雨中通行无阻，可以走得更远，看得更多。

我沿着湿漉漉的小巷漫步，雨越下越密，伞骨承托着整个雨季的重量，雨打在伞上清脆而有节奏的响声，一如特异的音乐。我折进小巷，远处飘来摊贩的叫卖声。

雨与晴原是天地一呼一吸的两种节奏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但如果没有雨，万物也难以生长，地球也无法涤荡清洁，空气无法净化，而雨天和晴天，似乎有一点矛盾。

小巷边上，有一茶摊，摆摊阿婆蜷在塑料棚下煮水。多日的梅雨，连青石板都沁出了苔痕，茶壶嘴吐着白气，与雨雾混作一团。

阿婆见我驻足避雨，笑眯眯的，热心地递来一杯姜茶：“这雨下得人骨头都发霉了。”

我道过谢，接过小盏茶碗，看茶汤里倒映的雨帘：“可杨梅正需要这雨水酿甜呢。”

阿婆应道：“也是，老天下雨，总有自己的算盘。”檐角的水珠坠入积水坑，滴答声里，溅起一圈圈涟漪。

“是啊，雨有雨的声，茶有茶的味。”

然而，当下的梅雨太绵了，就易使人感到腻，到处湿黏黏的，稍刮南风，一楼室内地面和墙壁都会冒出水珠子，苔藓在墙角书写湿漉漉的象形文字，梅雨把空气也下湿了，仿佛伸手随意抓一把，空气都能挤出水来。

潮气也不经意间悄悄袭击了我的书房，它不管你是豪华版还是简装版的书籍，书页一样因受潮而卷曲，看着有些糟心。比我还糟心的是邻居老蒋，一入梅，他的风湿性关节炎卷土重来，反反复复折磨他。

在磨人的期待中，那谁也截不断的阳光，切开雨雾层，人间又迎来久违的喜悦。小区的住户们，脸色如初阳温暖，被淋湿的心情渐渐晴朗起来。晾衣杆上凝结的水珠，悄然隐退，众人忙碌起“晒霉”。

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我把书房卷曲的书，搬到院中石板地上晾晒，一本本地翻着，笑看水汽从字里行间逃逸。

我以为，人间一年中，阳光灿烂的日子总是占据绝大部分，梅雨再长，也仅仅是短暂的一个月。当阳光重新丈量大地，溽热复又降临时，忽闻巷陌一声吆喝：“卖晚稻杨梅啰，又甜又鲜——”紫红的杨梅粒粒饱满，带上还沾着雨珠，像是梅雨留给晴天的信物。

我拈起一粒放入口中，蜜汁液在舌尖漾开。原来溽热与潮湿纠缠半日，处在生命阴霾中的杨梅，却酿出时光的甜。

人呐，有时换个角度看事物，迷雾会豁然洞开。而此刻，我再聆听那梅雨，仿佛听着一曲动人的歌谣。

生活滋味

山上的茶

»»»»»»»» 何红意 文/摄



忙碌的采茶季总算过去了。今年我试着做了些绿茶和红茶，虽说比不得专业茶厂出品，但绿茶的嫩叶炒制出来，香气四溢，满屋子都是春天的味道；尤其是那红茶，竟自带一股花果香，泡开来汤色红润清澈，喝一口，甜醇人心。家人一年的口粮茶有了着落，我心里便觉得踏实了许多。

那片长在高山杨梅树下的野山茶，不知不觉地密了起来。说是野山茶，其实也没人管它，年复一年地自己生长，枝枝蔓蔓地四处蔓延，被荆棘缠着，被藤蔓裹着，采起来实在费劲。为了来年能多采些，也为了不再在荆棘丛里翻找，我咬咬牙，花五百多块钱买了台锂电的绿篱机，配了两块30节的电池，想着这下该省力些了。

哪里知道，省力是不省力的。

第一次上山那天，我提着绿篱机，背着水壶，还没走到山脚就已经喘上了。机器看着不大，提在手里却沉甸甸的，加上两块备用电池，再加上茶水、干粮，也算是负重而行了。山是陡的，杂草多，带刺的杂树也不少，藤蔓植物像八爪鱼一样，时不时地挡住去路。好不容易到了茶树跟前，装上电池，开动机，那嗡嗡的声音震得手发麻。

没割多久，我的脸就涨得通红，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，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，蚊子闻到了汗味，冷不丁地还亲我两口。放下机器的时候，手指抖得厉害，连水杯都握不住了。到底不是做惯农活的人，又是头一回用这种电动的东西——我坐在石头上喘了好一会儿，心里暗暗佩服那些整天在山里劳作的人。

这些都不算什么。最让人

心里发怵的，是蛇。

第二次上山的时候，正低头割着茶树枝，忽然觉得眼角有什么东西不对劲。我慢慢抬起头，就在一步远的地方，一株朱砂上，盘着一条竹叶青。大拇指粗细，绿油油的，青得发亮。它的颜色和朱砂的叶子几乎一模一样，若不是我恰好瞧见了那微小的弧度，根本不会发现。我愣愣地看着它，它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却不动，就那么静静地盘着。我轻轻地和它打了个招呼，说“小青，你好啊”，然后慢慢地、慢慢地退开。它没有追来，我也没有再回头。后来想想，大概它也和我一样，不想惹麻烦吧。

之后上山，我更加小心了。每周休息日去半天，就这样又连续去了三个半天，一大片山的茶树终于割得差不多了。

说心里话，我是喜欢山里的。喜欢那里的风景，喜欢那里的自由自在。前些日子，在那茶山里种下的一株百合，已经长出了花苞；有两株绣球也开出了白色的花，安安静静地站在山脚下，让人觉得日子慢慢悠悠的。而最近上山的时候，漫山的泡桐树花开了，粉白相间的，风吹过来，花瓣簌簌地落了一地。踩在花瓣上走路，软软的，人的心都要化了似的。那时候觉得，再累也值得。可是天越来越闷热了。蛇虫想必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活跃。我心里头实在有点怵。坐在家里看着那台绿篱机，想着山上还没修整完的茶树，竟有些拿不定主意了。

去还是不去呢？

山还是那座山，茶还是那些茶。只是人心里的那点怯意，一时半会还消不掉。也许下个休息日，我还是会去的。也许不会。谁知道呢。